

# 自行車 一

想講這個少年的故事很久了。

想著想著卻一直沒寫。他漸漸會動，漸漸不安分，圓腦瓜直要湊湊近，真擔心再不寫，會被他纏上，從此擺脫不掉。現在窗前滿是南方春天爆開的芒果花，風黏糊糊的。2021年了，而這故事發生在幾十年前的1967年，在北方乾燥晴朗的夏天。

就叫這個男孩斧子吧，其實叫什麼都行。斧子，不是學生名冊上謄抄的正式姓名，那叫大名，有點一本正經，是留著給一個人長大成年以後用的。斧子只是小名，只有他爸媽、妹妹，從小的玩伴兒和鄰居們，還有我和打開這本書的讀者才喊他斧子。

那年夏天，斧子十五歲，個子不高，身體還沒開始長，皮

膚黑又綳得緊，手腕和腳腕顯得格外瘦長，看得人有點憐惜。密實的短髮不是很黑，翹起來的部分迎著光甚至浮出一層金棕色。十五歲了，生鬍子的跡象一點沒有。這個夏天，這事兒最讓他著急，照鏡子的次數明顯多了。聽說生薑片能刺激毛髮生長，擦過幾回也沒見效。但他的眼珠機靈有神，細胳膊已經有了些力氣。有股勁兒早在身體裏儲備，也許這個夏天一過，他會一下子變高變壯變大人，眼看著就快了。

這個少年最初的十五年很平常，太陽把他曬焉，雪槍進領子，常被爸媽老師喊過去站直了訓話，做出一副沉痛服從狀。除了右手拇指皮下留有一小截發青的鉛筆芯，斧子和別的少年沒什麼不一樣。那是小時候和同桌搶鉛筆頭，筆芯斷掉戳進了肉裏。當時斧子媽看了一眼說，本來生下來沒啥記號，身上多塊青就當記號了，將來出個啥事也好認。

有時候斧子膽子很大，有時候又特別怕事。還常常坐不住，一會幹這個，一會又去幹那個。愛胡想亂想，天翻地覆想過一通，最後並沒做什麼，全是空想。還有就是什麼事都容易當真，玩遊戲和聽故事，說到疼的時候他會疼，說到傷心，真跟著傷心。

這幾天斧子正兩腿酸疼，這得怪他去看雲梯車那天走了太遠的路，其實更該怪他總是心癢癢地想騎自行車。斧子爸騎車去學習班，一走幾個月，斧子沒有車騎，越騎不上就越想。

那天在胡同口，鄰居的兩個孩子騎車經過。前輛車後架上還馱著斧子的小學同學李正。斧子追上去說：「也帶我溜一圈唄。」他快跑兩步順勢跳上了後一輛車的後架。路上才知道他們是要去城南看雲梯車。早聽說過那是全市唯一一輛能升到五層樓以上的大傢伙，消防隊從外國買來的寶貝。全城超過四層的樓房沒幾座，都還沒失過火，所以雲梯車一直沒派上用場。今天聽說連它都出動了。

騎了半個多小時，遠遠看見了雲梯，它比周圍的樹尖和三層樓房都高，還在緩慢上升，就快搭上那棟被佔大樓的第四層了。那下面的街上擠滿了人，起碼有幾千。隨著雲梯的上升，又喊口號又起哄又往前湧。有人向大樓扔玻璃瓶和磚塊，隨聲掀起一片騷動叫好。有人說雲梯車來了是幫忙從樓上撤人，而街對面一棟樓的另一夥人一直在喊：「不要放跑一個敵人！」看熱鬧的太多了，很難接近騷動的中心，有人說可不能靠前，兩邊對扔磚頭呢。斧子一直在往前擠，想更清楚地觀察雲梯。它展開了好幾節，越往上越細，慢悠悠像要送什麼珍奇的東西去升天。

就在他專注雲梯車這會兒，一起騎車來的兩個人和李正都不見了，三個人沒招呼斧子一聲，扔下他先走了。那時候全城的公交車都停了，斧子只能一個人走路回家，估計走了兩小時。進了胡同直接找到其中一個騎車的孩子說：「咋回事啊，一塊兒去的，不吱一聲你們就溜了？」

那孩子說：「又不是我們要帶你，不是你自己追著硬往車上跳？」

斧子很生氣：「有什麼了不起，不就是騎個破車子嗎。」

好幾天斧子都覺得窩囊，他希望在胡同裏堵到李正，不廢話，直接過去對李正的小細腿連踢幾腳，可惜一直沒遇到那個倒霉蛋。又隔幾天，兩人碰見了。李正主動過來對斧子說，那天那輛雲梯車後來被人放火燒了，最後成了馬路中間一堆沒人清理的廢鐵。斧子有點不信，那麼個大傢伙說燒就燒了？這突然的消息讓他忘了怨恨，便宜了李正那小子。

看雲梯車這事，是在我們這個故事開始前一個可說可不說的小插曲。

我們的故事只發生在一天內的二十幾個小時裏。這一天沒什麼特別，早上有點稀薄的霧，眼睛甚至都看不到它，四下靜得出奇，像能聽見霧一點點壓近城市，弄得到處朦朦朧朧。很快太陽上來，光直晃晃，霧自動散開，忽然把眼前的一切暴露得無比真切。每條街道都是空的，只有白亮刺眼的路面，沒汽車、沒軌電車、沒拉蔬菜瓜果進城的馬車，更沒騎車的和走路的，看上去這就是被太陽緊盯著的一座空城。

經常是這樣，當你對什麼感到驚奇，感到不可理喻，一定有人出來寬解說：「早就這樣的了，其實也沒啥，難道你有啥特殊？大家不都是一樣麼。沒有什麼不能適應的，你伸手摸

摸，身上沒少骨頭沒少肉，你不是還活得挺好。萬一真被槍子兒打中，哪兒還給你時間說話，該著是你就是你。人死燈滅，除你以外，啥也沒變。」好像真是這樣：看看這個夏天，街上都動槍了，怕夜裏的燈光招來流彈，有人家給燈泡加燈罩，有日夜上著木柵板不敢開窗的，有在門窗上擋棉被、棉門簾的。有戶人家被流彈打碎窗玻璃，塞條毯子堵上又接著睡，誰都沒說什麼，該吃吃該睡睡。天一黑，除了路燈向路面投下一小圈傘形冷光，其他地方只剩下漆黑和安靜。

斧子這幾天都起得晚，因為去看雲梯車被迫走路回的家，現在腿還在酸疼。從去年夏天，學校忽然停課，全市到全國所有的大中小學都不用上學了。到了秋天和冬天，越來越多的人不上班，大路口安全島上舉指揮棒的交通警察也沒了。斧子真心希望永遠都這樣，每天早上躺得實在煩了才起，四處逛逛玩玩，每天都過得很快很高興。早上他常常什麼也不吃，坐到靠窗口的高凳子上，正好看見他的小學禮堂的尖頂。人們說那個尖房子原來是座禮拜堂，尖頂最上面有個會隨風旋轉的金屬片，同學都說那是個和平鴿。斧子以為那是架轟炸機模型。

太陽已經很高，胡同裏還是沒一點兒聲響，被關在真空裏應該就是這種要命的靜。而天空又特別努力地在放晴，陽光隨處撲閃，街上沒任何活動的物體，讓人懷疑這還能不能叫作人間。

看上去是座空城，其實它的所有居民都在。與此同時，有個和斧子年紀差不多的中學生正咚咚咚往學校樓頂上跑，扛一條體育課上做前滾翻的軟墊子，肩膀後背和整個頭都在用勁托起那墊子，這樣跑可一點不輕鬆，這人就飛毛腿。

在我們這個故事裏，「與此同時」將多次出現。因為所有的人和事都只能是各自偶發和無意識的並行。現在我們看見的飛毛腿只是一個負重跑樓梯的中學生，任何人在這個時候都不知道他將是我們這個故事的終結者。

飛毛腿和斧子一樣毫不起眼，可能比斧子大一歲，看上去更結實，也稍微高一點。這兩個少年都在市五中讀書。學校裏認識斧子的人太少了，除了初一班上的幾十個同學，沒人知道他。而已經讀初二的飛毛腿不一樣，他是校運動會五千米跑的紀錄保持者，常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說那就是全校有名的飛毛腿，體育棒子。學校停課，自然再沒有運動會了，但是飛毛腿比過去更受歡迎，佔據學校大樓的學生如果想給外校戰友傳送什麼消息，都喜歡找他去送信，飛毛腿變得比參加校運動會時候還忙。

這個早上，十幾個守五中大樓的學生正在找地方睡覺。前一個晚上一整夜沒睡，雙方都動了槍，守樓的這夥兒打退敵人幾次進攻。攻樓的敵人也是五中學生，半年前，他們還是同一夥人，據說是一次開會吵起來，現場分裂成兩夥，很快成了死對頭。敵人一直想靠偷襲奪回學校大樓。今天凌晨，攻樓的終

於撤了，眼看著太陽出來，平安無事，守樓這夥人都說該睡覺了。飛毛腿想去學校樓頂天台上做個窩兒，說那上邊敞亮。看他費勁往上扛墊子，有人說那上邊不熱？飛毛腿說：「我將在烈火中得到永生。」

放好墊子，四周圍起沙袋，做好了窩兒的飛毛腿沿天台邊緣走了一圈。他居高臨下，朝著被早霧壓住的城市吐了口白箭頭一樣的吐沫，鬆了鬆紮在腰上的武裝帶。他在那裏別了一把小槍，不是什麼真槍，是運動會上的發令槍。

飛毛腿在天台上忙這些的時候，斧子還在作夢。

斧子家不睡床，斧子爸媽和他們的兒子斧子女兒綾子，一家四口都睡壁櫥，他們叫睡拉門。斧子家這一帶是日本人在這座城市最早的落腳地，縱橫相連的幾條街多是一層或兩層有院子圍繞的日式住宅。斧子家兩間臥室都有一面牆壁是壁櫥，正好睡下這一家四人。拉門很輕，裏外各糊一層厚紙，中間是細木格子的龍骨，微微透光，睡在裏面就像睡進半透明的紙燈籠。

斧子喜歡睡拉門。太高興或者太傷心時，都會像條魚一樣躬身鑽進閉緊的兩扇門，躲在裏面想自己的心事。有時候他會對自己說話。妹妹綾子在她隔壁的拉門裏說：「又嘀咕啥呢？」斧子當然不應聲，懶得和女的費口舌。

斧子爸是警察。這一年各種規矩都沒了，砸爛公檢法，警察當然都得靠邊兒站。幾個月前，斧子爸和他的同事被集中到

了學習班，聽說在郊區的一座兵營裏。走的時候積雪剛化，是騎車去的，車上馱著厚被子，去了再沒回來過。爸不在家，斧子沒覺得缺了什麼，只是自行車被騎走了，沒車可騎的夏天不可能是個美好夏天，特別是他學會騎車才沒多久，只上過兩次斯大林大街，那是全市最重要、最寬的主街。他擔心總不騎，將來得重新學騎車。

斧子媽是報社印刷廠的檢字師傅，她負責報紙重要版面的檢字，每天按編輯交來的稿子去字架上一個個找到對應的鉛字，最後拼成特別重的鉛字版交到印刷車間。報紙印刷都在前一天深夜，所以斧子媽永遠夜班。她把這份工作看得格外光榮，說檢字工作不能有一絲一毫失誤，一出錯就是天大的錯。1967這一年，所有人的一切言行都自覺遵循報紙和廣播，而所有被印在報紙上的字都要先經過斧子媽的手。她說其實是在每天向全市人民傳達著中央精神。這一年裏，幾次最高指示發布，報紙都要連夜加印號外。斧子媽手拿著「號外」這兩個很有重量的鉛字對徒弟說：「今晚要讓你們看看什麼是最大號字加套紅。」她這麼說的時候，印刷師傅已經在調紅油墨，街上的人們也正往外抬鑼鼓，等待連夜的慶祝遊行。

斧子喜歡給人起外號，有些外號只有他自己知道。斧子媽今年一連得了兩個新外號：李重要和李號外。斧子媽姓李。

斧子有點醒了，感覺這一夜叮叮咣咣很多響聲，不過睡得

並不差，倒是天亮以後太安靜，反而睡不踏實。斧子從拉門裏探出頭，看見妹妹綾子從她的拉門裏搭出一隻手，手腕上一截黑，是個護腕。又不是耍槍弄棍，什麼時候小女生也戴這玩意了？想想即使起床也不知道該做什麼，所以還得睡。他一陣翻騰，聳起很高再縮成更小的一團，圓腦瓜躲進自己的懷裏，嬰兒一樣蜷著。

隔一會兒外面有自行車絞鏈聲。這響聲又熟悉又動聽，聽上去就是爸的車發出的，斧子一下子醒透了。是爸回來了？

斧子爸的影子出現在窗縫，沒穿警服，上身是件嚴重褪色的灰衣裳。斧子竄到窗口掀開厚簾子，自行車真的斜靠在院子的木柵欄上。

爸的臉色髮型都沒變，只是更黑瘦。

爸問：「媽還沒下班？」

斧子「啊」了一聲。

一出門，他的手就搭上車座說：「車該擦了，該上油了，交給我吧。」

爸不說車。他問：「我拿回過一本講外國警察的書，叫《國際刑警手冊》，挺厚的一大本，記得不？」

斧子說：「看過。」

只要有點著急和愁苦，爸的眉毛就會擰著。斧子從小常見這表情，他把那叫「起骨頭」。他以為人的兩條眉毛中間隱藏了一系列小的骨頭，遇見愁苦的事就會凸鼓起來，爸就經常這樣。

爸問：「在哪？我請假回來就為找這本書，天剛亮就往回騎，騎了仨小時。」

斧子說：「不知道，太長時間了，有點忘了。」

爸問：「那書你看了？書上空白地方有沒有什麼字，隨手劃拉上去的？」

斧子哪裏記得，連書上講的什麼都忘了，只好說：「問綾子吧，綾子記性好。」說完開始擔心爸緊跟著又要來一通大道理，什麼讀書太不認真，什麼世界上怕就怕「認真」二字，共產黨就最講認真。但今天爸什麼也沒說，只是問：「綾子也看了？」

斧子說：「我都沒看完，就給綾子拿去了。」

爸急著問：「綾子呢？」

斧子說：「還沒起吧。」

斧子應付著爸，一隻手一直沒離開自行車座，像擔心它跑了。

爸邁過院子中新鏟起的一層土問：「要挖菜窖？」

斧子說：「對。今天下午挖，這回要挖個大的。」

見爸進了屋，斧子拖過自行車前把，一轉身，猛然用力蹬起來。

原來學會了騎車就不會再忘。爸的車還是又沉又高，鉸鏈還是亂響，斧子的腿還是不夠長，屁股還是要騰空抬高，兩條